

八

卦

餘

生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明出地上以漸而進故曰晉康褒也褒賞諸侯也記曰
康周公是也不曰建侯而曰康侯蓋侯之有功德者王
進而褒錫之也坤上行象臣之進坤象衆牝馬行馬自
天而下象錫坤處晉故有錫馬蕃庶之象言受賜多也
離為日象君離位當三而處晉故有晝日三接之象言
親禮之至也非厚錫不足以示寵渥非接遇不足以示

一 圭 象 三 一
隆崇王者于有功德之諸侯其殷勤鄭重自有所以竭
力盡能以報其上而成恭交也若夫有錫予而無禮意
是以漢武所以待衛青君子不受矣晉之事莫大于褒
有德嘉有功故以康侯為言也

彖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明出地上也坤順離明順而麗乎大明也柔進
而上行六居五也大明君象也順而上行柔進而近君

君臣遇合也。是以褒寵有功德之諸侯受嘉賜而蒙接禮也。離非六五不明。乾非六五不照。是坤之柔進而上行于乾。是以君臣能合德而相遇也。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君之德也。晉之六五柔進而上。順之遇也。取象于陰陽。無定用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之所以為晉者。位也。君子之所以為晉者。德也。日新而不已。學有緝熙于光明。君子之晉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在下而始進如者。且然而未定之詞。或欲晉之。或欲
推之。得失之際。最易奪人。晉能令人艷。推能令人求。亦
士之恆情。但能守正而不以之亂志。則有以全其進退
之節而吉矣。所以然者。且晉且推。我之道未能孚于人
也。而可躁動乎。吾惟內信于己。寬裕自得。不以得失動
心。則進退從容。可無失足之咎。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之者自晉。吾不動欣羨之心。摧之者自摧。吾不萌沮

喪之念事在于人。我不與知。獨行其正而已。未受爵位之命。則可進則進。不可則止。綽有餘裕。又何咎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則晉矣。而不以晉為榮。愁如而已。蓋士當巖居之時。治亂得失。如指諸掌。經畫措置。顧盼可定。然皆虛光景也。一當事任。則三王四事。其間不合者多矣。吾欲以未更事之身。一旦而幹旋宇宙。恐未易為力也。縱有盤錯之才。亦不免以不勝任為懼。而何敢以位為樂耶。然惟其小心畏懼。不變其塞。不震不驚。克竟其志。是以大功

克臻大福駢集。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其者內之也。親之
之詞也。書曰。媚茲一人。臣能敬事。君自親之。而寵祿隨
之矣。王母蓋以喻君也。然竊有疑焉。君即柔順。可以母
為喻乎。似當別有說。但口不能言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以六居二。是謂得位。惟中正而得位受福。則食不浮矣。
六三衆允悔亡。

三非六所宜。但以晉之時言之。則宜晉者也。衆之所許
也。而悔亡矣。衆坤象。三處坤順之極。而值晉時。故云衆

允。凡言无咎者。已行之而无咎。事无可咎也。悔亡者。衆苟不允。雖云宜進。然君子豈能受人之指摘。將不免有悔心。如樊英者。悔可及乎。衆允之。則安意以行其道。而悔亡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衆。望之所歸也。衆望歸之。則君子樂與同升。小人望其丰采。已之志可以上行。而無阻抑之患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傳謂鼫鼠貪而畏人。余謂不止貪而已。其實亦小器易

窮所謂五技而窮者也。九居四。在他卦未為不吉。而獨于晉為不當位。何也。意者君子之晉。不可有競心。故惟以柔順為貴。而四之九。有翹然自異之心乎。雖欲自異。而不知其才力之有限也。故有鼫鼠之譏。四大臣之位也。宜斷斷休休。若以才力自異。則必有窮時。是鼫鼠之說也。所為雖正。而厲亦不免。故無他技。不害其為大臣。負才自用。而以小臣爭能。雖衆允必蹶。王安石似之。當載寵之時。若能不以富貴自矜。而以鼫鼠為媿。則必能不蔽賢。而無素餐之咎。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位不當非其所宜居之位也。此位必宜有人居之。此事指不稱任使者而言之也。蓋晉雖君子得時之日而亦必有此弊。凡卦皆然。美中不足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君也。何悔何亡耶。蓋用賢亦難矣。况取一人而晉之羣僚之上。此必有以大厭人心者矣。然而未可幾也。惟舜起側陋。岳牧咸薦。無可言悔。即如成湯相伊尹于有莘。高宗求傅說于版築。昭烈見武侯于隆中。凡此皆譽

聞未彰。衆情未允。一旦違衆而加之上位。羣議既爾紛然。事功又未可必得。得毋亦有悔厥心乎。而不知所用既當。一用之始。悔已亡去。蓋衆人不可以慮始。而明主操獨知之契。無可悔也。此時惟有勿二勿疑。以信任之。失得勿恤者。小有得失。不必顧恤。蓋士初立朝。務繁任重。皆素所未曾閱歷。豈能使事事盡善。惟觀其大用。略其細小。其善者。雖孟明三敗。子產謗盈。諸葛街亭。皆可不問。而况其他乎。往古无不利者。同德同心。相與以濟。慶流宗社。福庇子孫。吉无不利也。所以然者。君之康侯。

非苟以榮之而已。將以致用也。任之不專。何取于晉。故特言之。然亦惟離明之君。秉大明之照。故見之真。守之定。而非尋常可以搖惑。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未易言也。苟為不然。則仍當公之羣議。如違眾自用。使成剛愎。大奸乘機。益君誤國。古今至戒。毫厘千里。不可不慎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人君用人。每徵之於得失。小有得失。則羣議沸騰。妬忌借口。而人臣亦自疑慮。顧畏。而不復敢盡其意。此任事

之所以難而國家亦受其病遠尤為用人之失而不知
乃任賢之不專也故必失得勿恤君閉心示誠為之主
持而不搖奪然後往有成功之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其角者晉而無以加之喻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雖
大君之寵而知棄之不可不思也維用伐邑用其剛也
兵凶則厲戰克故吉終事故无咎此于事未有失職未
有負也然而貞吝者蓋奉命以有事臣之正也夜行而
不知休士之羞也故貞也亦吝也有文德者必有武功

言文必及武。易道往往如此。然則進而不已者。必須振
勵奮發。以圖桑榆之收。要之終可羞吝。則不如知止之
為貴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武功雖競。而道已末矣。故云未光。

維用伐邑。伊川以為自治。遂不能通于貞。而遷就于不
中和。然則極力自治者。又為中和之妨。道學之腐。遂至
于此。朱子以為治私邑。諸家以為治小邑。以伐鬼方為
証。皆不然。夫君之晉其臣。賞有功也。若止能治私小之

邑而不能用大兵。國家亦何取若人而寵之。聖人亦何所嘉于若人而著之。爻象以為吉。以為无咎。耶。說經當明大義如此。曲說不用可也。

天下有道。衆正彙征。晉國家之美事也。為臣者當度德量能。以免鼯鼠之羞。為君者當爵德褒功。以圖康定之實。則臣不虛貴。上下交警。不然者。賞濫及淫。雖爵不榮矣。

䷋
坤上

離下

明夷利艱貞

明在天上。入于地中。則明傷矣。故為明夷。其在君子。則有明可夷。然後得謂之明夷。昏暗之世。君子小人所同。惟有明而不得用。動憂傷辱。是之謂明夷也。處不可明之日。利用晦。而又不可自失。故利艱貞。艱之云者。展轉于死生利害之途。須有百倍堅忍之力。而後可以守其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卦離。文明也。外卦坤。柔順也。大難。羸里之囚也。聖人

之所以貞難者順而已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有堅忍之意焉此文王與箕子之別也在聖人則處之裕如在賢人則艱苦而不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夷之世君子非盡失位但不可太用明耳故用晦雖晦又不可無分曉故用晦而明明而能晦所以處亂世晦而能明所以守吾貞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大凡察察之政傷于苛細最能剝削元氣彼自矜以為

人莫能欺。而不知君子不取也。用晦而明。無時不宜。然不必專處明夷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春秋傳曰。明夷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取象頗明。此言明傷于飛。至于垂翼。禍害已及。不復可遲回。勉強從事也。蓋知者見未然。况已然乎。君子于行。所謂可以去矣。三日不食。困之極也。欲去而小人不能聽其去。困以難之也。有攸往。必行也。雖或泥

之志不可挽也。凡爵祿之念有所係戀，則不能成。去人之常情也。君子行則必行，雖主人不諒，噴有煩言，悠悠之口亦姑付之，不問我之進退。我自知之，不與人計是非也。三日不食，或謂過甚，恐無此理。不知堯人羈留君子，其困頓有甚于此者，但守死不移，是為難耳。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宜行則行，義不可再食。雖三日不能奪志，是之謂君子。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明之主，二位之正。六雖得位，而非其時，故亦受傷。左

陽也。小人傷君子之象。夷于左股。則幾于不能行矣。去之已遲。猶可不至乎。拯傷無他術。惟有避去。不至再傷。斯善矣。馬壯則健。用拯馬壯。為去則吉。我不遲戀。人不側目。夷于前而吉于後。自為之計而已矣。此際揆度最難。故以壯馬喻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凡過用其明者。往往不能順處。而多失其則。以致凶咎。蓋明有所不見也。故六二以處順。不失其則。而得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傳註以此為湯武之事。理似如此。不可疾如未受命是也。貞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夷傷也。傷則何以能南狩。南狩則何以為明。夷然曰明。夷于南狩何也。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明夷用晦。而三爻用明也。明也而夷于南狩。是雖用明而明之所傷亦已多矣。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是也。得其大首。南狩之功。然非得已也。必萬不可已而後為之。豈可疾也。犯不韙之跡。行非常之事。苟有一毫自私之心。則失之遠矣。故此際尤貴于貞。九三處離之上。為明之極。離南方之卦。

故有南狩之象。從離于南。君道也。故為湯武之事。蓋不照暗世。何以為明。有欲韜晦而不可得者。所以為聖人之明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所以為明夷者。明不得用。而夷非好夷也。若明可用。豈有不用而故晦之。以聽世之暗汶乎。彼其所以南狩者。蓋力足以用其明。而無不如意。大得其志也。志可以大得。則何愛于明焉。其曰夷于南狩者。對常經言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坤也。入于左腹非傷也。蓋離屈于坤下。故為明夷。而各行其意。四則雖處暗昏之世。而藏于不用之地。如古之所謂朝隱者。蓋傷之所不及。可以苟安。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出門庭。喻君子之去。蓋觀于君子之所以去。而獲其用晦之心。知明之必見傷。不必待及我而後去。雖可以藏于無傷之地。猶當與彼垂翼傷股者同藏。程傳以四為小人。朱子非之。建安邛氏以為深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是又以窺闕為精神。豈君子之道耶。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于左腹二句。非如邱氏深入之言乎。非也。夫見幾察微。惟君子能之。是以初九去。而主人有言。六二去。而極用馬壯。皆君子決機之早。勿論衆人不識。即六四亦必不諒。而謂其不然者矣。惟至入于左腹。切近肘掖。覺時事之不佳。善類之不保。然後憬然于君子出門庭之日。而悟其不言之意。歎其飄然遠引之哲也。六四。蓋見機。雖不能先人。然不待人諫其既往。而自能追其將來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吾嘗謂五不當專為君位。以箕子之交觀之。益信他人皆可去。以全其明。箕子則明為暴君之所忌。而又處不可去之地。艱苦自晦。所不待言。要守其明。而不休于死。生利害。而有所貶損。是貞也。所以全其明也。蓋明夷莫甚于箕子。進退兩不可處。天下之至艱。而不磷不澁。亦惟箕子能之。故以為喻。言如箕子之明夷者。利于貞也。蓋夜光之珠。入于淤泥。而愈明。君子處此。有欲韜晦而不能者。稍稍自損。遂成彈雀矣。是以戒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使明而可息。則不免為亂世所移矣。惟其不可息。是以為箕子之明也。然而難之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晦者。本自不明。惟有一晦。其晦也。乃不明之晦。非有明而故晦也。惟其晦。是以明皆為其所傷。六居坤之上。闇之極也。故不明而晦。如此。終于自禍。登于天。不知愛其尊。入于地。不能悔其後。自墜厥命。夫誰之尤。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自人君初臨御言之也。照四國者。四方皆在

吾照臨之下也。蓋一君當陽。天下未有不同仰之者。即君之明有不足。亦何嘗不足以有臨。而無如其自廢者也。入于地。失位也。失位者。因其失則也。則法也。祖宗之成憲。先王之法則。所以為守位之具也。夫所謂照四國者。豈必聰明睿知。能知人任使哉。不過祖宗之法度而已矣。苟能守祖宗之法度。事事奉以為則。雖有奸人竊柄。亦不能大肆其播弄。惟以祖宗為不足法。而恣意肆行。是以君子知其不可與有為而去之。小人乘其闇昏而眩惑之。卒至于危亡而不可救。非為君之難也。失其

則而已。則也者。通明之經絡。而救閭之樂石也。照四國。是人君之事。然則易之爻五。不專指君。而六。不專指臣也。二三亦然。顧所遇何如耳。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卦取義止以二五正位。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凡一家。利于女貞而後成家。夫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今不責父母而專責女貞何也。女之不貞。父母雖嚴。家不可得而齊也。書曰。牝雞晨鳴。惟家之索。千古家人

之興廢未有能易之者。人生過此，真是無如之何。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一家之中，男主乎外，女主乎內，夫婦之道，天地之義也。天地之義，一陰一陽而已。男女正，不言家齊而自無不齊。男女不正，其家亦不言而可知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人道之大常。家道之大節。家道肅穆。惡有不正。天下定。不言而喻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為風離為火。各自成體。各不相脩。今言風自火出。蓋以巽離相遇。取義也。風自火出。則風火合為一體。聯異為同。家人之象也。火熾則焰烈。身道則令行。故言行者。君子之所以教有家也。言有物。則非不稽之言。而家人有所信從。行有恒。則非無常之行。而家人有所法則。君子之言行。非專為刑家也。而刑家之本。必于是乎取之。

刑于之化必于是乎成之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當事之始惟有早防閑之而已當其閑之
也非必有迹可指教之于豫也語曰教子嬰孩教婦初
來有以也夫悔亡者悔自亡去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及其志之未變而威之猶有及也此家督之責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是也此與

四皆專指婦人言。程傳。燕言男未是。无攸遂。燕傳曰。婦之正。無遂事。是也。在中饋貞吉。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家之所求于婦人者。非以才能也。事原易稱。而無如悍婦之不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而巽。婦無餘事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三剛位而九居之。傷于嚴矣。故家人嗃嗃。嚴厲之象也。嚴則傷恩。能無悔乎。其為危厲實多。然而無敢犯之者。

大剛自在也。故終須得吉。若婦子嘻嘻。和而無節。其道必窮。故終吝。此嚴君之事也。不能得女貞。則惟有嗃嗃而已。未為過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原其過剛之意。亦欲以教家耳。但非家道所宜。而其實未有所失也。婦子嘻嘻。蕩然無統紀矣。安得成家。

六四富家大吉

余記幼聞之大人云。同田為富。分貝為貧。然則家之富者。不必外益也。不分其同者而已。凡家之分析。必起于

于婦人。彼以東西南北之人。而來居人骨肉之間。使人父子兄弟參差不一。其中賢而知義者。千百之一二耳。故六四以富家為大吉。不曰家富。而曰富家者。婦人能富家者也。其所以能富家者。使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愛不離。則所得已多矣。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孰善于是。吉孰大于是。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婦人之道原無深求。以順處位而已。婦人順而家之逆無自生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以陽居尊。家人之嚴君也。通家國而言之。故言王假。假與格通。有感格之遺焉。王能格于有家。則和氣充滿。雖小有不齊。可勿恤也。終必得吉。然亦即此是吉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者。王能為一家之主。而無所偏私。則一家之中。各得其所。和氣充滿。門庭雍睦。共相親愛。無復乖違之象矣。詩曰。妻子好合。至父母其順矣乎。交相愛之說也。伊川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未嘗不是。但似有交

相易之意。不見歡愛自然之意。且止言夫婦遺却家人。未為周徧。亦不盡交相愛之實。家人交相愛。此人生第一樂事。但不易得耳。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九陽居上。家之至尊。家人之所觀刑也。為恩為義。總之欲以至誠惻怛之心行之。則自不言而喻。故曰有孚。寬中有嚴。婦子莫敢不畏。故曰威如。其始亦有不得以滿其願者。而終以此成家。故曰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道之不齊。千態萬狀。而家督困于不肖之婦子。亦千
戶難以名言。其所以治之者。無有別法。一言以蔽之。反
身而已矣。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火上兌下。形用既殊。其體升沉。各極其性。相違之甚。故
曰睽也。凡天下之事。合力則舉。各心則敗。未有獨為而
成者。睽則志既不合。事自齟齬。惟小事則我不借力。亦
非人所能沮。即睽者。亦但睽于大。不睽于小。何也。彼我

雖水火不相入。然體面具存。未必廢其交往。况亦有相與共事者。我之大事。彼自不肯相成。若小事之無實者。亦不盡相格也。吾嘗驗之。若人之情。聖言如畫。小事吉。自然之理也。凡人處乖睽阻塞之時。則志意墮頹。一切棄置。故聖人教之。以為其可為者。以待時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象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情之睽也。凡人家之乖睽。大抵多起于婦人。二女同居。同來為婦者。其志不同行。各存其志。則亦各事其私。不

肯共成一家之事。此乖睽之原也。諸家皆以各適人為不同行。非也。女各適人。理之常也。何睽之有。

說而履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世間事不善之中未嘗無善可取。如火澤睽矣。然說而履乎明。又若不相睽者。夫柔來居五。進而上行也。以陰居陽。則非陰邪。是得中也。雖柔未嘗不與剛從事。是應乎剛也。可以用明。可以用說。儘可以相周旋。是以小事吉也。或曰有如是之德。何以睽。且有如是之德。何所不濟。而僅以小事吉耶。曰睽言其大體。德言其性情也。今

睽人之人。何嘗廢說與明。而能說能明之人。何嘗不私
心用事。私心橫則不能相通而成睽。德自為德。睽亦自
為睽。無可疑也。小事吉者。極明說中。行應剛之德。儘可
有為。但好睽之人。多所乖異。不能擴其虛心。化其成心。
執而成隘。是以不能任天下之重。而成天下之大務也。
又就所與睽之人言之。一火一澤。火上澤下。性也。兌說
大明柔進剛應情也。性殊。故睽而不可合。情通。故體面
不失。是以大事懸殊。而小事通融也。

吾嘗謂君子小人。但以品分。若其才能。則不甚相遠。自

君子用之則為君子之德。自小人用之則為小人之才。或君子有不如小人。或小人有遠過君子者。于睽卦亦可概見。故夫君子之德。小人不能及。若小人之才。則亦不可少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事。未有不睽而能相濟者。無私之睽。睽之不可少者也。人之睽。則以私心壞天下事。故可限也。天地睽以位。而化育之事同。男女睽以形。而好合之志通。萬物睽

以質。睽以性。而蒸濟之事。類如五色。睽而成章。五聲。睽而成調。五味。睽而成和。方圓。睽而成體。小大。睽而成用。自天地萬物。未有不睽而成能者。是故睽之時。睽之用大也。君子所以貴夫和而不同。小人所以敗于以水濟水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天下之理。盡于睽矣。天下之事。成于睽矣。君子占之。因以得同中之異焉。同矣。非以相比也。異也。乃以相為也。下睽不失和氣同也。而上睽不免相爭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初與人睽也。九有陽剛之德，馬人睽我，非我作異，但不能從人于邪，悔是以亡也。喪馬喻相失也。人與我相失，非我之咎。若求之大急，則彼執之愈固，惟聽其自然，彼以氣動而睽者，氣平自合。故如喪馬勿逐，馬將自復。我終不失已而曲徇之也。見惡人，惡人睽我者也。彼雖睽之，我不示異，見之而已矣。見之則可以消其疑而平其忿，非畏之也。我之大賢于人，何所不容，亦免咎之道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惡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力爭。拒之大甚。則其毒滋甚。一見而天下之事畢矣。非有以求之。辟咎而已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臣之見撥于君者。君之睽我。非私惡于我。有所蔽之也。當有巷遇之誠焉。委曲以通其明。不忍棄君于昏。非以求福免咎而已。或曰。何不去也。曰。既已為之臣。倖倖之氣自處已薄。非所以事君。況有不能得去者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臣之事君以道而已矣。曲致誠懇以開悟君心。仁者之事。卷過非正。然非趨旁徑。故曰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初與二皆陽剛能自作主意。故能處人之際。而自不為睽。三之六則陰柔不能睽理。而自為睽矣。故見輿若有曳者焉。見牛若有掣者焉。蓋自生疑慮徘徊而不敢進。非真有曳之掣之者也。見其人若天且劓者焉。惡之而欲其死之意也。凡此皆私意蔽之也。若一旦醒悟。猶可與人圖終。故始雖睽而无初。後必合而有終。胡雲峰謂

皆起一見字。乃意見之見。非真見是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凡人所處之位不當。則多自生疑。昏弱之人。遇一剛明者。則有以督正而開發之。允屢明柔上行。遇剛也。然則彼睽而終不合者。君子與有責焉。程子曰。新法之成。吾黨有過是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負陽剛之性。而震澤上。負氣而不能下。故介然而不顧。狼戾之人也。夫兩負氣則睽。此不遇君子之過耳。若

遇元夫則交孚矣。元夫者善士也。不言君子而言元夫以善養人能不動氣者。睽孤之人。遇元善之士則悍戾之氣不覺自平而相信。如介甫遇明道亦一証也。孤則厲。若幸遇善人與之相孚則可以保全无咎。傳註皆以元夫為初九。似不然。說者既以初四為正應。何待此時乃遇既交孚。又何以言睽睽之于理不甚可通。觀于此交則知君子當曲成小人。犯而不校。所以為大。若屑屑較量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交孚。志乃可行。睽人者。未有能行。何苦必睽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此爻不甚可解。程傳以噬膚為深入。註以為易合。皆未明了。以五為君。不當專言宗。况噬膚自非佳字。安得為深入。為易。姑妄言之。五亦為人所睽。而遂自睽人。非君也。然以陰柔之質。本非能睽人。睽不自我。故无可悔。而悔亡也。厥宗。五之宗也。噬膚。為所睽者。侵噬也。怒其人。因及其宗。嘗見有兩相睽。而遂波其所相與。則噬宗亦恒情也。蓋惟不信我。故至此。我若疑畏而避之。其疑怒

將愈深。但坦然往見之。則彼疑自釋。宗亦可保。我亦無
虞。何咎之有。嘗見兩相睽。則禍不可解。惟一睽一釋。則
交孚。此九四所以貴于遇元夫也。六五以明內用。故其
見獨至。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且將與之深合。不止无咎而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離之極。九亢之極。睽人而甚者。亦孤子而甚者也。程

傳云。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嘗孤立。此語說盡不曉事人之情態。吾黨見之矣。最可恨。而最無如何之者。疑深則見偏。故見其人。如負塗之豕。惡之甚也。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鬼滿一車。以无為有。妄之極也。張之孤。欲殺之也。要之虛。不可為實。終有明白之日。說孤疑去也。始知前所張孤而欲殺之者。寧止匪寇而已。且吾之婚媾也。遇雨則大解矣。故吉若不遇雨。則雖說孤。而猶未盡釋然也。其云婚媾。亦非虛設之詞也。嘗見人有賢淑之婦。而遇不

肖之夫為終人離間。中心痛惡。而欲殺之。真不啻負塗之豕。視其人形影。皆可猜疑。真不啻載鬼一車。及其蕩敗飄流。窮無所之。向所親之。信之愛之之人。皆不知何往。獨有所惡。為負塗之豕者。依然吾室。藹然不忍去我。然後知前此視之為冠者。非冠也。乃吾之婚媾也。九秉陽剛。故尤有悟時。亦有終身不悟者。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疑非一事。緣非一人。雨如甘露。醒心。渙然冰釋。然後知向之悞我。蓋大家裝成疑鬼。故曰羣疑亡也。

天下事本無乖睽。一切乖睽皆起于意見之偏。意見之偏可以成大睽。悞大事而畢竟其未始睽者自在也。故意見一化猶可終合。君子之用心也。治其情而已矣。蓋末世之人情最為難調。君子不區區與人較量。故能大其容與。可以合異為同。若曰自反而縮。彼實負我。人睽之我亦睽之。不盡天下事而決裂之不止也。彼區區之小人固不足言。而君子以狹隘激成則大可惜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一

☶☶

坎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坎險艮止。遇險而不能進。故為蹇。蹇難也。足不行也。西南坤也。地也。地平而順利。西南避蹇也。東北坎與艮也。蹇之所在。不宜走險。故不利也。利見大人。濟蹇也。惟大人為能有為。故利見也。處蹇先論行。已根本。守貞不失。然後可以論吉凶。貞吉。蹇貞不必吉。而得此占者。則貞中有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之為言難也。水上險在前也。艮下見險而能止也。止則知矣。夫有見險而不能止者乎。蓋坎險有形之險也。世事無形之險也。是故有人皆曰予知。乃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者。是不能見險而止也。凡見險而不能止者。非盡不知其險也。富貴功名之心熱其中。以是為未必然。而思以微倖之耳。故見險而能止。非真有了然于中。超然于利勢之外。真為知幾之君子者。不能也。知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者處蹇之時奉中以從事不畏縮亦不矜激利西南非真往西南擇其可為者為之居易俟命蓋艱難之時規便者固不足言著一毫翺然自異之意亦私心也惟得中則庶幾焉其道窮者時方蹇則不宜強為之以重其蹇道亦當稍俟時也往有功者大人執德之正雖在蹇中其人可從吾不懷觀望不持二三與之同患難共甘苦以盡吾節節即是功况終獲有濟又委靡執

道守正以正國人。蓋市難之時。人心渙散。各有從違。吾示之以正。所以鎮定其邪心。而正邦國之大義。故曰。以正邦也。凡人處治平之時。甚易耳。不但安富尊榮。行所無事。即立事立功。亦易為力。惟蹇之時。則有難焉者。隨風而靡。無才者。袖手而視。惟熱心之士。愚其身以殉國家之急。虛其心以協大人之事。蓋平日無不人人自負。其經綸。無不人人自視為豪傑。一旦禍患。水落石出。惟真憂時者。効其作用。是謂真作用。而天下國家。利賴必若人也。是之謂蹇之時。用大也。蓋嘆之也。蹇者。天時也。

正邦者。人事也。利見大人者。虛舟也。而貞則又吉之本也。天下事皆人所為。人患不為耳。豈有為之而不濟者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屯否之運。天之行也。無人無之。君子不能違天。惟求其所以貞難者而已矣。反身修德。盡其在我。生死得失。可以无愧。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君子求諸己。蓋君子涉世之本。在己而不在人也。

初六。往蹇來譽。

六艮體初處下宜止而未可以有事然而往蹇者往人之蹇也。大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人在蹇難之時有一仗義者。發天下之公憤。起而援之。世道之所補亦為不細。不但在蹇者感激無已。即旁觀者亦慕義無窮。譽之來也。蓋人心之所同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則來譽矣。聖人猶以為非士之所宜也。蓋士之身有大焉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戒之曰。宜待也。凡慕舉之事。未免有矜名市義之心。故又進之也。

傳註皆以來為歸來以為止而能得譽也。夫豕已言之矣。曰見險而止。知矣哉。若既止。即不與蹇值。又何以云往蹇。君子于行。主人有言。亦何譽之有。言往則有事于蹇矣。蹇未必皆不可為者。故負竒好義之士。往往度其力而往為之。未可全非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艮體處蹇為止之時。而得位得中。為王臣遇蹇之象。故不以止便其躬。而以蹇勵其節。蓋知難而退。雖云見幾之哲。而食馬而不避其難。亦臣道之常。蹇蹇者。實

以君之蹇為蹇。而蹇其所蹇也。凡無肺肝之人。雖康君之祿。而視君之蹇。與己全若無涉。惟實蹇其蹇。盡心力而為之。死生利害。總不暇顧。艱難困苦。不敢告人。彼其心有所為。而為之。非以身之故也。寧武子有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蹇之臣。不必受殊寵。不必蒙專任。雖散僚下吏。亦撫躬奮發。盡忠竭節。而又未必其功之可成。旁觀之人。皆疑其可止。而嗤其不必然。不知匹夫慕義。何處不免。而經德非干祿。求仁得仁。亦又何尤。所以然者。國事方奸。

此非臣子用知之日也。

九三往蹇來反

三止之主而九陽之德也。義所當為則往而不顧不可則止亦不貪義而失其故步。故往蹇未反反其常也不昧知幾之哲。蓋惟不負歎于往而後能自信其來是以凝然不動如山之立亦不可激之使往如馮婦正往而不能反者也。傳謂反還歸也。謂反就二陰既云來又云還歸不已復乎。夫士亦各行其志也已矣。獨往獨來何二陰之就耶。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同道之交也。如沮溺丈人。皆以不為為喜。子路聞之喜。亦其事也。傳註皆以為反就二陰。夫二方蹇蹇。初亦往蹇。三又誰就耶。此亦說之矛盾者。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體言之則居險。初以位言之則當重任。蓋大臣而身在蹇之中者。故義不得避而往其蹇。來連者。時方蹇。欲以身夷蹇。蹇方連綿而未已也。凡身在事外。則蹇不得侵。一入蹇中。則縈係難脫。此人所以不肯任蹇。而輒

思却担有以也。故來連方見往蹇之難。惟不辟來連而往蹇。是謂實能濟蹇。若一往輒効。即無後艱。而人思微倖矣。亦何足以觀品。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凡人不當其位。則可以相機而去。而蹇亦不相侵尋。若實當其位。則已無所避。而方蹇。則亦未即得了。凡以當行之人。處其實事。則須以實心為之。不得苟求脫卸而已。

九五大蹇朋來

五君也。九以陽剛而陷坎中。居蹇之時。天下之蹇。孰大
于是。夫蹇于天下。乃蹇于君身。君以天下之蹇。為一人
之蹇。而力任其艱。凡忠智之士。孰敢自安。故朋來而濟
君之事。亦理之常也。朋來者。羣然而來。非與君為朋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馬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其
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成正邦之功也。因此思
之中庸取人以身。此之謂也。君當蹇難之時。須奮發精
神。以為天下先。不得專諉之臣下。則羣策畢萃。羣力畢

舉而事無不濟矣。嘗見禍亂之世，其君昏冥，甘與小人相比，踈遠君子，事不中節，令人咽塞，雖有忠言，百無一聽，終以自及，何能有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處坎之終，蹇將濟之日也。處此而往蹇，則亦非一日之故矣。經歷既久，衆心所恃，衆望所歸，巍然為一世之具瞻。故云來碩，此與剝上九碩果之碩，略相似。撥亂為治，大吉之道也。利見大人，大人君也。君方虛心倚任，此時更不得退避，以負君負世，負生平，故云利見也。此亦

占辭。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此語有理凡人臣當國家變故之際立大功名每不能保其終皆以恃功而有驕主之心惟志在內則功愈高而心愈下是以碩望歸之如郭子儀是也利見大人以從貴貴即君也人臣未有不順從于君而能善其功名者曹孟德所以不終也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震上坎下。解不但居險能動。且動于險外。是以謂之解也。西南地也。平也。衆人之所聚也。利西南。利于近民也。禍難即解矣。則處于平易之地。與衆共享無事之福。不宜又貪天之功。而有所往也。故无所往。其來復者。安靜也。吉也。此以無事為福者也。嘗見禍亂初平之日。或國家有解澤之需。而一種邀功生事之人。不肯安靜。安生事端。最令人可恨。故曰。无所往。其者。期之也。蓋難解之後。宜調養元氣。而此輩最害事。故特戒之。有攸往。夙吉。其所宜往之事也。夙夜在公。可以有濟。吉之道也。蓋無

往之往。自往也。无可往而自往。故以來復為吉。有攸往之往。分之所宜往也。分宜往。則速往。故以夙往為吉。褚氏識待敗乃救。故戒以夙往。然能夙往。則救敗在其中矣。蓋無事則不宜多事。有事則不宜息事。不多事。所以養福。不怠事。所以在公。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屯亨。雖曰天運。君子居易以俟命。然亦未有寂然無所為而坐諉之者也。故處險之時。必有動。動而中事機之會。則險可免矣。故曰解。解者。有為之辭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
有功也

西南衆之所在往而撫之可以得衆蓋吾能解其難衆
心之所歸也故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來復安靜以養
和平之福是為得中故曰乃得中也言必來復乃為得
中若不復而往則為過當矣往有功固之于早功必可
成本義以坤為衆以得衆為九四有理論卦大象則不
妨如此說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義

大矣哉

天地欲解萬物。然後雷雨作。故沍寒陰凝之日。無雷雨。天地未解也。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也。如艱危之時。鬱結之氣。膠固不開。一解而氣暢神舒。天地之陰鬱頓為宣通。霜雪之後。藉以陽春。解之功何可少也。鬱在人。解在君子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陷于罪過。固有以自取。然亦有欲自新而無從者。况未必皆得其情。而無辜蒙冤者乎。赦而宥之。非徒以縱有

罪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赦過。赦其情之悞而可原者也。宥罪。宥其情之真而屢法者也。夫赦過可以更新。若實有罪而可以縱捨乎。曰。行不能百簡。雖君子有不仁之時。而豫章有寸朽。在聖人不能無憐才之意。赦其所可赦。而宥其所可宥。此中斟酌審度。非漫為之也。秦伯用孟明。赦過也。管仲取士于盜。宥罪也。其為國家益實多。宋宗澤釋武穆。亦然。若夫務小惠以為仁。而縱大惡以悅下。則唐太宗之縱囚。不可為訓。不可不察也。

初六无咎

初則始為解之事者也。人方待澤而六陰柔才不足以濟之。然非敢有心以屯膏。故无咎。苟無害物之心。聖人不責人以力之所不能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猶言剛柔交錯。蓋禍難之時。雖欲解之。尚費盤錯。故言剛來之際。此時相機之宜。可剛則剛。可柔則柔。操縱斟酌。隨時變化。非六之柔所能辨。故于義為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水潤物作解。九二。水之主。解澤之所從以出也。田以喻解之有事。獲三狐以喻解之有功。蓋未有不除去國之害。而可以解國之難者。解之為道也。嚴不欲傷。猛寬不欲傷。惠故取義于得黃矢。矢所以除害。黃所以酌時。黃也者。中也。中則寬嚴劑矣。貞吉。貞正也。奉無私以從事。不敢自以為功。吉之道也。傳以初三上為三狐。夫上方射隼。而可以狐目之乎。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之道而行之則解之事盡善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解者解難也。解天下之大難。須用天下之奇才。六三非其人也。以負乘之小人。而冒推轂之重寄。不足以解難。適以召侮而長寇心耳。總使能斤斤自守。而一無所濟。可羞之甚矣。如此而乃欲解人之難乎。多難之世。用非其人。此最大患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無知。偶有非分之獲。不自愧其不倫。輒自侈然。抗顏于冠紳之列。而不知衆情之不平。又不能宏其遠略。

以負委任。徒生寇盜睥睨之心。是臨戎者。即召戎者。百
敗而不一濟。此金盃玉杯。所以致嘆于公孫五樓也。夫
人之所以相安于貧賤之間。而無爭者。以各有其分耳。
若小人而可以參于君子。則踰分而處非其所。凡為小
人者。亦孰不可踰分。孰肯安分。難之興也。何日之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震主動。有震蕩之象。所以為解也。九四。又震之主。能為
解者也。拇。足指也。傳註皆以拇為初。傳之言初也。曰。剛
柔相濟。為得其宜。此則又以初為小人。而欲解去之。何

矛盾也。正義以拇為三。三去之後，初至似有理，但初之從四也。未嘗有三隔之說也。則亦是強為之辭。且拇既為指，指可解去乎。余謂解有舒暢之義。拇，足指也。病舉則不能行。解而拇者，去拘攣而就安舒。行斯無恙矣。所謂治人者，先自治也。已之行無恙，以喻任事者。紓徐揮霍，无艱澁之患，无拘滯之失。然後有為之士，知其可以倚恃，皆輻輳而歸之，以圖事立功。蓋信之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他爻皆以四為大臣之位，而九居之，未有不以為宜者。

此言位未當為喻意者以拇之病也未足以稱大臣之位必解之而後可以孚于明而有為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蹇難之時人皆可諉惟君不得諉五君位君子君也故雖有解不得視之為一膜之外也人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君子惟有一解解君子之吉也解則不利于小人不知小人未嘗無知亦將信服之而不敢怨矣以此知天下事為之而已矣凡人有所顧畏而不肯盡力為之者忌小人也乃小人則未嘗不以君子之所為為是患

處之不當。無以服其心耳。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解，則小人自退。然而有孚，則心亦甘之矣。小人甘心知罪，則禍亂不復作，是以成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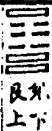
隼，鷲鳥之為害者。高墉之上，隼之所集也。射而獲之，則害去矣。四之黃矢有以也。无不利者，程傳：解高墉分墉外墻內，腐氣之甚，處此之時，盡力以除艱，解難則无所不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悖亂之事非公孰為解之

解者天地之陽春君子之澱澤其事有難有易未可一言盡然解之大義可知也有解之道有解之位有解之力而存乎人者各有不同初六非能解之人六三乃盡解之人六四乃自治以為解之人有其人而後可與論解之事九二得解道之中六五處必解之勢上六盡能解之力盡其道而後乃可求解之濟夫分人以財而除天地之害皆解也皆君子之所有事非以我急人也賁

在我有不可得而辭也。子思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聖人為其大者，君子為其難者。下此亦為其小者。易者，雖匹夫匹婦，動心舉念，莫不有解澤存焉。而況乎服膺聖賢者乎？若夫大君為解之主，最可恨者，小人為累，不察而誤用之，解不為患，壅上澤，啟戎心。為古今至戒。聖人憐憐于六三，辭不迫而意獨切矣。



及下
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之義。蘇傳頗明。其言曰。自陽為陰。謂之損。自陰為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為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其為名一而已。何也。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損非徒務其名而已。實以誠信之德為損。而有孚于人。是之謂真能損。損之而德益崇。道益光。是之謂元。事幾。曾而不滯。湮鬱散而不結。是之謂亨。不叢鬼神之忌。默。

消未形之患。是之謂无咎。可以居身涉世。可以處約處
樂。是之謂可貞。君子不為己甚。以得失者之鮮。是之謂
利有攸往。蓋人知益之為益。而不知益有不益。人有損
之為損。而不知損有不損。損之為用。所以大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德之儉者也。或疑有不可用者。而不知通上下。做人
鬼。無所不宜也。是故享重事也。苟誠信可以孚于神。雖
二簋不為薄。蓋損于物。未嘗損于心。禮有少之為貴者。
此類是也。鬼神不責人以所不辦也。曷之用。問辭也。二

筮可用享。答辭也。損可以享鬼神而不疚。而况于事物之間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乾之上說而為之。益坤之上止而受之。澤深而山益高。是之謂損下以益上也。見道之上行也。非苟以為諛而已。損亦有道也。陽上行于陰也。下奉上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二簋享之損也。非常也。時也。應其時。雖二簋可享矣。損

剛益柔。非常也。時也。處其時。則相濟為宜矣。是故盈也。虛也。消也。息也。與時皆行。非其時。則不可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者。損其所有者也。君子之損其所有者。則忿與欲而已。解則赦過宥罪。損則懲忿窒欲。君子之及人。常寬而自治也。常嚴。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語云與不期多寡。期于得當。既欲益之。而復緩之。何濟于事已事者。已其所方有為之事。而遄往以益之也。无

咎者損已非以傷惠。過往非以市德。無可非議。無可歸咎也。酌損之者。君子雖欲利濟天下。而亦不舍己。徇人酌其可損而不害義者。為之而已。子曰。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酌損之之說也。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凡緩已急人。必其志有相合。嘗見古人之合志者。可以共利害。可以代生死。已事遄往。且以為尋常事。而未嘗自多。非以為人也。不自欺其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凡損已益人者必不先已然後可。若夫損已之剛以益人之柔，是謂舍已芸人，所以為人者重而自為者輕。君子不為也，故又利貞，貞正也。苟不可為，雖閉戶，猶將為之，不以為恐也。曾子居武城，伊尹嚴一介，皆用此道，不務損之名，苟且以悅人也。此墨子兼愛，所以得罪于聖人之道。兼愛非不美，其所以處已者非也。蓋不自度量而勉強以赴人之急，終必併已失之，故征凶。然則君子有不損已益人之時乎？又非也。蓋以弗損益之也。我益人者也。我弗損，然後可以益人。蓋益之本，則取之左右。

逢其源。若損其所以益人者。則亦無所以益人矣。譬如日月所以旭萬物。萬物和旭。而日月之明未嘗損。是以弗損益之也。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而此則二爻而變。如損之為卦。本以損為義。而二則以弗損為義。惟弗損乃能為損。不可不知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志必求其中。則不慕矯激之行。而舍己徇人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其一以成兩。一人得友亦成其兩。一陰一陽之道。各

致一以為兩。是損之義也。夫子繫辭詳言之。雖不敢以辭害意。然竊有疑焉。夫三陽積而成乾。三陰積而成坤。皆不損也。天地絪縕。萬物化生。无所損也。何獨于人而損之。且三人不可同行是矣。然當損之于未同行之前。不當損之于既行之後。夫此損一人者。利之耶。害之耶。若云利之。則不可言損。若云害之。則損彼之一人。以成我之二人。不幾于損人利己乎。恐君子弗忍人也。又三人既同行矣。所謂損者。是何損法。而為所損者。置之何處。凡此皆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不可以為虛設之詞。

而含糊敷衍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不敢強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下三爻損陽以益陰者也。上三爻則无陽可損必欲損之。亦惟損其疾而已。疾者何。陰柔是也。陰柔以正用之。則為柔德。謂之疾。則陰邪也。此不可不損者也。損去陰邪。是損其所以害事者。而勉自振作。是四之所以自治也。既曰治之。則以速為主。遄速也。速則為陽剛之用矣。

有喜者。陰損而陽自來。不可喜乎。无咎者。我能損其疾。陰柔不為累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陰柔之人。一旦捐損其疾。是亦可喜。幸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損之為義。有酌損之損。有弗損之損。有損一人之損。極而論之。則亦有大損之損。十朋之龜。大益也。或益之益。我也。我大益。則為或者大損矣。顧或之所益者何人。而我之所以處益何如耳。五尊而六順。可以受益者也。何

臣也。得賢臣則有十朋之龜之益矣。无家。无私家也。私門盛則公室微。无私家則臣不耦君。家不逼上。損下之實。益上之大。無甚于此矣。楚聞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正其事也。蓋家之為國病也久矣。如使魯三家肯自損。則何以有乾侯之辱。晉六卿肯自損。則何以有家人之廢。齊田氏肯自損。則何以有一城之寄食。是政得賢臣而廢私家。聖人所以諄諄于上九也。夫四分公室。成于孟獻子。无家之美。即賢臣猶然難之。易言乎哉。損也而終之以益。君道隆而臣子安。天下治。是所謂弗損。

上之所以為九者。乾益之也。乾以剛益坤之柔。上去柔。即剛。則無所與讓矣。若再欲損已。不又失之柔乎。故以弗損益之。何以言弗損益之也。以剛臨下。破天下陰柔之氣。而躋于高明。天下之益。不已多乎。且不以陰柔自亂。可以无咎。弗損貞也。益之吉也。斯道也。利往之道也。惠人而已不私。同人而已不爭。率此道也。何往而不宜。故利有攸往也。得臣无家。頗似難解。程傳。以為无有遠近。内外之限。意可通。而語有滯。朱子以為化家為國。既已為君。何家之可化。皆未能快然。吾意以為得臣得賢。

以言弗克違也。凡受人之予，亦未有弗辭者。辭則違矣。弗克違，是益之者固予之也。而五之獲益大矣。夫君何以言弗克違。大寶之來，讓德于天，而不敢即安。然而不能却也。是元吉也。至此，則極損之者之無遺憾，而極受之者之有餘利，然而損之道成，而下此者可知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凡有大益，雖曰人為之，非上天之祐，弗能及此。是在善承之而已。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書傳卷之一
三
益之苟能得損之意。効益之實。損與弗損無所而不可
者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知弗損之益。可以大得志。然則分人以為惠者。猶存乎
見小可知也。朱子以為惠而不費。亦一道也。

損剛益柔。與以剛濟柔相似。而略不同。濟者輔之也。益
者予之也。地天泰。濟也。山澤損。予也。乾損已而為兌。坤
受益而為山。是此實損而彼實益也。何以喻之。如社稷
之臣。遇闇主。則多方左右之。使之以剛斷御下。而身則

避權跡。使乾斷若一出自君者。非損下以益上乎。諸葛武侯輔後主。用此道也。至于損下之有以奉上。更不待言。然此亦惟乾之三可耳。蓋三陽合而成乾。三損一而為兌。兌益也。坤得一而為山。山止也。說則有相成而無違拂之跡。止則得實用。而無和流之弊。損已者。損其有餘。益人者。益其不足。是以剛柔相濟。益為實益。損而未損。若徒益人之陽。而失已之剛。則幾于從井救人。君子弗為之矣。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乾之初益坤之初自上而下是以謂之益否則天地不交矣故乾之初貴于下濟以利濟為事往則有功故宜有攸往涉大川往之遠益之大者且取木行水上之象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君處易民處難君有餘民不足君之力大民之欲狹在君損之為纖毫在民得之為丘山故君有一日之惠施而民之歡欣遍海內不必皆身沾之也而說愛如出一

口民說无疆。乃實事。非虛象也。君說民而民益尊之。君愛民而民益親之。皆自上下下。而元后父母之道。乃益光。故損之。乃所以為益也。君道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人君雖欲損上以益下。亦貴于中正。以臨民。故所謂利有攸往者。必中正。乃有慶。中則不過。正則无私。以此博施而民悅。乃皞皞。非驩虞。大慶也。所以能利涉者。乃木道行也。有木道為濟川之具。故利涉。非徵倖以冒險也。此見君子之所以用于天下者。皆實理。實非取決于一

占之吉而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不震不行。不巽不入。震動巽入。巽而不迎震而不已。不見其進日進无疆矣。天施之地生之。陰陽暢遂。萬物化育。其益無方矣。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之變化無端。益之措施亦不一。聖人之利濟與天也之生成合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見善則遷崇德也。有過則改寡過也。君子之所以自益

者善與義也。而利不與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之所以為九。上益之也。上以君子處我。我乃以衆人報之乎。故利用為為者。君子之所有事也。然非僅一為之務。其名以苟且塞責而已。必盡其為之分量。大作之以酌上之知遇如此。乃元吉而无咎。不如此。則上之所以期我者。不滿志。而我之所以自處者。有遺憾矣。安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所以元吉无咎。以大作也。所以大作。非謂下可厚事也。凡事有非常之遇。則亦有非常之報。大作者。所以報也。若下則原不厚事。而厚事乃見受益之實。此又似伊尹耕莘而湯三聘之。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得位。其在士則天民是損之上九。所欲得而為臣者。益之十朋之龜。重之至也。人君得一賢臣。不啻得一重寶。誠敬之禮。有一毫不至乎。此是上益下以至重之禮。故曰。或益之。益之者。大君之禮。真足為賢者重。

也。然非士之所敢願也。故有違之時。迫至弗克違而後受。如伊尹于湯之聘。始而囂囂。終而愔然也。永貞吉。出幽遷喬。堯舜君民。于是焉在。稍有變塞。則無以副天下之望。而應大君之求。須永堅其德。乃獲吉也。王用享于帝。得賢為助。可以昭告于上帝也。君臣一德。益莫大于是。吉莫大于是。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天下事。惟無心者獲之。不求聞達者。乃堯舜之道。自能要湯。苟無大德。亦未能有為。无故之獲者。惟其自外來。

所以可貴。苟有一毫希覬斯亦不足稱也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者益我也。乃以用凶事為益。何也。是知有愛之而反以害之。凶之而適以益之者。天下類多如此。不可以常理論也。用凶事在彼本欲凶我。非期益我。在我非因自致。可以任咎。我但信理而行之。信命而安之。无怨无尤。人將信凶我者之為私。而重我之能守。是有孚中行也。處凶不亂。守貞不踰。是為中行。人能中行。未有不孚。且可以質之君父。告公情上達也。用圭言可信也。凶我者。

無害于我。我且因之。白心跡于上下。何益如之用凶事。本不可謂之益。我適以其凶事得益。則是益也。三在下受益。能自得益。雖凶亦益矣。易每至三爻而變。此亦近之。蓋以損之為益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凡以凶事禍人者。不必皆以其力求凶事而加之。亦有我應有之事。彼可以為我旋轉。而不肯旋轉。又借力以為推及之地。我不以人之凶我為限。而以我之固有自安。如此。則何入而不自得。鄒浩貶嶺外。是奸欲凶之矣。

浩翻以此得良友之重。壯言官之氣完。人臣之節。其為益也。不亦多乎。言官以言得禍。是我國有彼。以為凶。我以為益。是小人欲害君子。適以成君子。用凶事之益。昭然可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四乾體也。變而為六。損已之剛。以益坤之初也。六則柔矣。柔則剛不亢。而得中行。告公從。宜上之德。以告下。言公能從民之欲。而與民同憂患也。依者。依附于民。親之也。國有土者也。坤土也。四之陽。下于坤之初。遷國之象。

也。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遷也。吉。莫如之，不以身之利易民之利，是之謂損己益民。四，大。臣之位，從公以益下者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所以告公從者，以上有益民之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不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但求有惠民之心而已矣。惠民之心，孚于民，則非虛惠也。萬事萬化，皆從君心出。

但心切惠民。此不必問其惠民為何事。而元吉可知也。再言有孚。實惠及民。而民信。又不特信其惠心。實惠我德之及身。此益之大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凡望恩者。計美君上當如何。益我皆惠民之心。不足故民亦不敢期于必得。若惠心既孚。則惠事必周。不必問而知其澤之必溥也。民既以我之德為惠。則我之所施于民者。亦可无憾。而志大得矣。謂大得其益。民之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志不在民而求益無已。忘民者民亦去之。故莫有益之者。寧止不益。且或擊之矣。衆怒之所決。不可支也。如唐元載。楊國忠是也。立心勿恒。志无一定。惟己是圖。心中躁擾。方此忽彼。如此之人。不但無益于人。即欲自求多福。亦已難矣。安得不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大凡怙勢恣行之人。自以為莫敢誰何。而不知天怒人怨。患生不測。隕滅之禍。往往發

于得意之日而莫之覺悟比比皆是自外來言非意料之所及也。

以理論之損上益下居上之事也不止言君凡臨民者皆當如此蓋儉于自奉則不奢取于民即此已益矣若以相關之情言之則惠民者民德之奪民者民擊之亦又有不得恣行者下三爻為受益之事初二尚矣三則我自得益將無所往而非益也上三爻為益下之事四五尚矣上則專利而自取窮亦無益而非損然則益人者乃所以自益而自益者乃所以自損天地之間未有

一人可以偏取于造物而獨私其豈盈者也。